

# 诗，让我们心灵不死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的诗词教育观

本报记者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陆阳 《光明日报》（2014年10月21日 09版）



1948年叶嘉莹随丈夫迁居台湾任教，自此她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人才。

读古典诗词究竟有什么用？叶嘉莹一言以蔽之：诗，让我们的心灵不死！她坚持中国传统的“诗教”之说，认为诗可以“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”。

近日，位于南开大学的“迦陵学舍”如期封顶，漂泊一生的叶嘉莹终于有了一个“家”。在她的规划中，这个“家”是讲授和研究诗词的地方。叶嘉莹说，自己要做的，是打开一扇门，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。

在教了70年古典诗词的叶嘉莹眼中，诗是“兴发感动”的力量。因而诗词教育区别于其他一切知识教育，是一种关乎生命的自我救赎。时常有学生在课堂上发问：读古典诗词究竟有什么用？她一言以蔽之：诗，让我们的心灵不死！

“诗可以让人内心平静”

“又到长空过雁时。云天字字写相思。荷花凋尽我来迟。”1999年，叶嘉莹在仲秋南开园，写下了这句词。今年的仲秋，同样的荷凋雁过，叶嘉莹从枫叶之国加拿大再返神州。只是这一回，这位“诗词的女儿”不是过客，而是归人。

叶嘉莹的坚守在喧哗浮躁的当下遭遇了尴尬。读诗有用吗——这样的发问几乎每天都在重复。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齐益寿是叶嘉莹的学生，他的困惑在于：“叶先生一直在‘吐丝’，而学生却关心‘丝绸在哪’。”

除去社会环境的变化，叶嘉莹认为在诗词教育方面也存在误区：“诗人因为有了感动才会写出诗来，我们应该了解的是这种感动如何生发。老师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，就让学生死记硬背，甚至背诵的又都是错字、别字，文理不通，不但无用，而且贻害后人！”

关于中小学课本中古诗词的选用，叶嘉莹以孩童入门诗句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”为例，认为这首骆宾王7岁时写的诗作“并不是一首好诗，背下来也没什么好处”，不如就让孩子们背杜甫的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”。

“不能看低小孩子的智商，只让他们背浅近的诗句。因为孩子们天性喜爱诗歌。”这是近20多年来，叶嘉莹侧重幼儿诗教的切身感触。她曾在加拿大为华裔孩子们讲解古诗词。上第一堂课时，她先把篆体“诗”字写给孩子们看，告诉他们：字的右半边上面的“之”好像是“一只脚在走路”。接着她又在“之”字下画一个“心”：“当你们想起家乡的亲人，想起家乡的小河，就是你的心在走路。如果再用语言把你的心走过的路说出来，这就是诗啊。”孩子们立刻就对诗有了最本真的认识。

叶嘉莹坚持中国传统的“诗教”之说，认为诗可以“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”。在她眼中，诗是感情的凝聚：“离别时写你的悲哀，欢聚时写你的快乐。”读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有“莫大的好处”，会让人在“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”。她引用钟嵘在《诗品》中的话阐述道：“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”，总之，“诗可以让人内心平静”。

读诗是和伟大的心灵相互感应

读诗的时候，伟大的诗人都成了你的朋友，苏东坡、陶渊明、杜甫尽在眼前。“假如生活发生不幸，当你将之用诗来表达的时候，你的悲哀就成了一个美感的客体，就可以借诗消解了……”叶嘉莹如是说。

席慕蓉曾热情洋溢地赞美叶嘉莹开设的诗词讲座是“一场又一场心灵飨宴”。叶嘉莹认为，要实现读者与诗人心灵间密切的交流和感应，吟诵是最好的方式，“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，是伴随着吟诵的传统而成长起来的；古典诗词中兴发感动的特质，也是与吟诵的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”。

“这种古老的读诗方式起源于周朝。”叶嘉莹说那时小孩学诗都遵循着同样的步骤——兴、道、讽、诵。“兴是感发，道是引导，讽先是你开卷读，然后背下来，到最后就可以吟诵了。”比如读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，就应该先了解杜甫其人，知晓他的际遇，再在吟诵中“感受诗人的生命心魂”。她说：“吟诵一定要有内心的体验和自由，这样每次吟诵才会有不同的感受。”

有些时候，叶嘉莹也会担心，这种“诗教”无人以继，以至于“一切努力归于徒劳”。但她也感欣慰，“因为总是有人听课后，受到感动。”加拿大的实业家蔡章阁，只听过她一次讲座，就慨然出资捐建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。听闻南开大学筹划为她兴建“迦陵学舍”，又有很多人慷慨解囊。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将自己比作叶嘉莹的“小小书童”，决定做一名“略带诗意”的实业家。

叶嘉莹常引用庄子的“哀莫大于心死”告诫她的“粉丝”：如果心灵完全沉溺在物欲之中，那将是人生中最可悲哀的事。“倘若一个人听到山鸟的鸣叫、看到花开花落的变化都会

从内心生发感动，这样的心灵才是纯净动人的。”她深信，历经千百年淘拣的中国古典诗词“博大而善感”，一定能引领现代人踏进岁月的长河，品察生命本真的况味。（本报记者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陆阳）